

东方文艺丛书

夏日里最后的玫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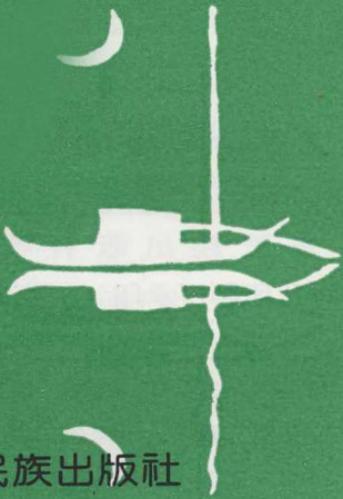
钟明著



德宏民族出版社

夏日里最后的玫瑰

钟 明 著



德宏民族出版社

(滇)新登字06号

责任编辑：童荣云

特约编辑：殷泽华

封面设计：阿晓东

夏日里最后的玫瑰 钟明 著

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时代印刷厂承印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字数：90千

1998年11月第二版 1998年11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000—1000 定价：8·00 元

ISBN 780525—281—5 / I·113

作者简介

钟明，一九五九年生于江西南昌，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，音乐教师。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诗作。作品《我估计》、《今夜湖边只有我一个人》等收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中国狂想曲》；作品《家》收入《江西十年优秀作品选》。平生最热爱的事是歌唱与写诗。

也许，这里每一个词都是一个令人心恸的故事；也许，这里每一个词都是一颗溢出眼角的泪珠。我真诚地刻出这人生中感情与生命的履历，只讲耕耘，不问收获。

但愿诗中的每一幅画、每一声歌、每一个哀婉的梦、每一句诚挚的劝说，能在你心中，激起一腔共鸣，引一泓回声。

目 录

序 陈良运 (1)

· 小浪漫曲 ·

想你	(8)
草丛里的百合花	(9)
小浪漫曲	(11)
我的树	(12)
吻	(14)
月光	(15)
美人鱼的歌	(17)

· 鸿雁情谊 ·

致攀梅友	(20)
无题——致H·B	(22)
思念	(23)
致X Y (一)	(25)
致X Y (二)	(27)

不期而至——给 J · H 小弟	(29)
野葡萄——给 J · D 友 (一)	(32)
渴望——给 J · D 友 (二)	(33)

· 绿色世界 ·

绿月季	(36)
老樟树	(38)
情谊	(40)
牵牛花	(42)
乌柏之秋	(44)

· 迷途归鸟 ·

你来了，又走了	(46)
心事	(47)
今夜，湖边只有我一人	(48)
恬	(49)
小窗	(50)
我估计	(52)
黑珍珠	(54)

· 城市 肖像 坏孩子 ·

肖像	(57)
城市的土地	(58)

活着	(59)
冬夜随想	(60)
板鸭	(62)
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	(64)
存在与虚无	(65)

· 爱情的故事 ·

致H——	(68)
爱情的故事	(70)
无谓	(72)
空灵	(74)
野火	(75)
午夜间的电话	(76)

· 流浪之歌 ·

油画里的故事	(79)
夜行	(80)
思绪	(81)
大茅山怀旧	(82)
羁旅	(84)
绿岛琴声	(85)

· 海岛话风情 ·

上午	(88)
中午	(89)
下午	(90)
晚上	(91)
早晨	(93)

· 暖巢喃语 ·

家	(95)
感觉	(97)
母与子	(99)
栖	(101)
归来	(103)
回忆那个冬季	(104)
不要哭	(106)

· 季风小语 ·

春夜里	(108)
初春	(110)
雨中	(111)
湖畔秋雨	(112)
秋意	(114)
初冬	(115)

不倦的诗之鸟（代后记） 李 耕 (117)

序

陈良运

当钟明将她第一本诗集的清样寄给我，我找到了1983年江西谷雨诗会的一帧合影，前排蹲着四位女作者，其中就有钟明。一百余人参加的诗会，仅有五位女同胞，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特别是三位年方妙龄的女诗人。有一位是地区推荐上来的，她已发表了不少引人赞扬的好诗，被人们以“江西的舒婷”而期待。钟明则以她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，也使与会者特别感兴趣。当时我尚未读过她的作品，会后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组诗，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《家》：“什么是家？／躯壳锁在储藏室里／紧紧 心都是流浪汉／美在你回眸举胯的一瞬间／变作一只有机玻璃扣／锁在我骨瘦如柴的肋骨上……”新颖的诗思，奇诡的比喻，朦胧的意境，使我惊愕，因为当时江西老中青诗人，使用传统手法写新诗的比比皆是，我于1981年底应《诗刊》社之约参与评论1981年全国新诗发展状况，回省后，曾多次在各种诗会上议论江西诗人“太老实”，循旧轨而

少创新，不意钟明与从地区来的那位女诗人，已经走到了前列。……

又说老话：“光阴如梭。”转眼十几年就过去了，那年与会的五位女作者，有两位已经老去，诗情枯竭，一位年青的后来改行写小说，那位“江西的舒婷”结婚生子后再不写诗了，而钟明，也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，以至我在三年前给广东韶关五月诗社写的一篇短文中这样写：“我曾主持江西省作协诗歌委员会工作多年，偶尔发现一两位女作者便如获至宝，满腔热情地鼓励她们坚持创作，诗有所成，并预先告诫她们要过好‘三关’（恋爱、结婚、生育）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女诗人。但是，三五年下来，‘三关’把女作者淘汰殆尽，以至于今天我无法列举一个有所成的女作者名字，甚至连好歹还在创作的也举不出两三位。”（《韶关日报》1996年4月8日）后来得知钟明早已随夫南下琼岛，在通什为人师，据说还在断断续续写诗，我曾两次途经通什，想去看看她的新作，均因逗留时间短而未得。今年春节她回南昌探亲，登门一叙，告诉我准备出一本诗集，我惊喜之余，为她介绍、联系江西有关出版社，但是……

我怀着愉悦的心情阅读刚收到的清样，诗是诗人心灵的声音，人生心路历程的记录，钟明有

艺术的秉赋，诗人的才华，为她过“三关”后没有丧失、没有遗弃天生秉赋和才华而庆幸。她从一个纯情少女而至“人到中年”，她的诗一直写得那么晶莹、清丽，《小浪漫曲》简直是一脉清冷的流泉，一段写意的小提琴奏乐句；《月光》捕捉到了德彪西同名钢琴曲的神韵，用清丽的诗语传导恬静、忧思淡淡旋律，使我忆起曾流放到海南的东坡先生“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为君指上听？”从钟明的心灵之弦上，听到了“爱，因孤独而自由 / 因寂寞而高尚”的月光之变奏；《美人鱼之歌》则“以埙般凄切幽咽”，童话式的奇想，咏叹亘古常新的爱情，“我感到了您痛疼酸楚的爱 / 忡忡忧心 / 使我金色的鳞片铮铮脱落”，“如果命运 即使将我化为泡沫 / 你便是我的海 / 让我跌宕在血的潮汐上 / 沉冥在我深情的眸里……”我在赏析上海著名女诗人张烨的《悼歌》时写道：“爱这样的女人和被这样的女人爱的男人是幸运的。”（《语文学习》1996年12期《诗海探珠》）可否还这样说：世界上因有了女人，才有“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”（李贽语）之爱，才有真正的献身、舍身的至爱，才有爱情的永恒和辉煌，是女人的爱情造就了男人，光彩了男人。

“日月似箭”，钟明早已为人妻，为人母，再也不是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个纯真又稍带忧郁的女孩子了，但她的感情还是那么敏感，也有变化的是，十几年命运的追逐，异地奔波，使她的生活阅历大大地丰富了，人生的思索更深刻了，因而感情也深沉多了，怀念友朋亲人，抒写家庭情爱，吟咏异乡山水风物，记录过眼人生，我喜欢“鸿雁情谊”中《致攀梅友》的诗句：

“都说生活没有色彩 / 都说人们没个性 / 我们却愿是无色无味的水珠 / 只要有欲望的阳光 / 就折射诗的霓虹”；也喜欢《不期而至》描述姐弟之情时“只是笑只是笑只是笑”那一分现实生活意蕴。我喜欢《绿月季》和《牵牛花》，两首诗似乎都是诗人的自我咏叹，前首的最后一节是扣人心弦的：“本来就普普通通地形成了 / 就应该普普通通地活着……即便是为遗憾活着 即便是 / 为活着而活着 / 我们作为花 / 选择这种令人难以重复难以理解的色彩 / 无怪乎 情愿 / 终身孤独”。有位外国艺术家说过：“有性格的东西才是美的。”绿月季有性格（她偏不呈红色状），咏她的诗人有性格，这诗是美的！后诗诗人“移情”于乐天安命的牵牛花，“在我绝望得不再唱歌时 / 悄悄地拉住我 / 让我倔强的泪 / 落在你轻柔的瓣上 / 我的牵牛花啊”！艰难又漫

长的人生需要慰藉，诗人托牵牛花而自我慰藉，广宇和瞳人间“一刹那间那么近”，真有复归自然的省悟。我还喜欢《冬夜随想》中那“为了真理，我要去偷窃”的惊人之语；《栖》中“人生要没有真诚的给予 / 生命便不会闪光”这样富含哲理意味的诗句；《母与子》竟从女人皆有的母爱中领悟了“创造一个白天和黑夜 夏天和冬天的 完整世界”，母爱的博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儿。钟明是学音乐的，她在写给我的信中说：“因为没学过中文，对文学的了解不多，所以写诗只是贴着感觉写。而对节奏和诗中感情线的起伏，却是比较敏感的”。或许她正得助于音乐，因为音乐，中国古人就说过：“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。唯乐不可以为伪。”（《乐记·乐象篇》）她的每首诗不但感情真挚，的确能在你的心中“激起一腔共鸣，引一泓回声”，而且诗歌语言的节奏感很鲜明，有的就是无乐谱之歌，请读者细吟《感觉》一诗，那如游丝飘逸又回环往复的韵律美，很灵妙地传导了那缱绻的情思与幻变的意象美，这是钟明的独份！

从少女而成了妻子、妈妈的钟明，从南昌辗转五指山下又到了湛江的中年女子钟明，竟一直还在写诗，“平生最热爱的事就是歌唱、写

诗”，她将写诗与人生融于一脉一汪，把写诗作为“真诚地刻出这人生中感情与生命的履历”。所谓“三关”对她来说，可能早就不存在。她在信中又说：“写诗这么多年，我仍是无名之辈，也不知是自己的努力不够还是时运不佳。我常常很失望，把诗丢在一边，但最终还是舍不去。”我最看重的是“舍不去”三字，诗的人生与人生的诗，有这三个字就够了，至于生前身后名的想望，实有害于诗的创作心理。李清照吟她的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”时是为了博取她身后热闹的声名吗？朱淑真作“断肠”之吟时，难道想到要给世人添一点愉悦美感吗？再说，写诗多年的“有名”之辈，如果没有几首具有永恒人性美的诗，只是留下一些与时浮沉的文字，不是将永远无名吗？我希望钟明继续写下去，名与不名，付于他人和后人评说。

本集六十四首诗，正如你自己所说：“由于时间拉得长，所以风格上常常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迹。”这是正常的，必然的，但可否在每首诗后注明写作的年月？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：“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写作的时间，这对于了解诗有不可忽略的意义。”

1998年·夏写于洪都诗学斋

小浪漫曲

如果命运 即将使我化为泡沫
你将是我海
让我跌宕在你血的潮汐上
沉冥在你深情的眸里
让我美丽的生命砰然迸裂
在你爱的烈焰中

——《美人鱼的歌》

想　你

噢，想你……

想你时黄昏的小道就动荡起来

变成一条海浪上的舢舨

想你时愁煞人的秋风

就能把我吹成鸿雁

想你把我想成了古老的石磨啊

推也推不尽　转也转不出

想你　想你

失眠的每一秒都是一个世纪

想你时把双脚钉满铆钉

也钉不住鼓风的双翼

想你时轻轻叹口气

就能把心吹进云里

想你我发烫的脸就绽裂开来

落出许多无花果

想你时我的瞳仁就丢了

摸呵摸　总也摸不透的

这个陌生的世界　和

陌生的自己